

少年大·奇幻

我是灰鸟



有一张怪脸



WOSHINIAO
WOSHINIAO
CHUANGWAIYOUXIEHANG
CHUANGWAIYOUXIEHANG

葛冰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透明的魔鞋

MAGIC SHOES

葛冰 著
沈振明 主编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窗外有一张怪脸 我是灰鸟 透明的魔鞋 / 葛冰著.
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4.1
(少年大惊悚)
ISBN 7-5324-5911-X

I. 窗... II. 葛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6330 号

少年大惊悚
窗外有一张怪脸
我是灰鸟
透明的魔鞋
葛冰著
张亚宇 等插图
张亚宇 装帧

策 划 陈 磊 主 编 沈振明
责任编辑 陈 磊 美术编辑 施晓颖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发行网 www.jcph.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	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7 字数 184,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-8,000
--	--

网 址: www.jcph.com
电子邮件: postmaster@jcph.com

ISBN 7-5324-5911-X · 1 · 2161 定价: 13.00 元

透明的魔鞋

- 一、我的名字叫马贝
- 二、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叹息
- 三、他踢出一个奇怪的香蕉球
- 四、又薄又凉的足球鞋
- 五、俩半疯儿
- 六、外语老师的嗅觉
- 七、周老师的脸被我踢肿了
- 八、你真够哥们儿
- 九、我把魔鞋弄丢了

十、有一双手在后面抱住我

十一、我要当球星了

十二、我竟然有了分身术

十三、我喝了满满一杯葡萄酒

十四、灰蓝色的雾中晃动着一个身影

十五、神秘的白衣女孩儿

十六、半夜里可怕的梦

十七、一张蒙着白色纱巾的大脸

十八、尾声



一、我的名字叫马贝



我的名字叫马贝。

姓“马”好，马拉多纳就姓马。我原来叫马卫东，后来改名叫马贝，贝利的“贝”。马贝，这名字把两大球星全囊括了。不过我们班有些同学挺差劲的，他们存心写成“马背”，还讥笑我说：“不如改成驴背，驴背更好。”

我不计较这些，我太喜欢足球了，是个不折不扣的铁杆球迷，只可惜有些先天不足，个子矮，还有些平足。平足，你懂吧？就是脚掌是平的。

开始我还特高兴，因为我好像在一张报纸上看到过，马拉多纳的脚就很特殊，又宽又平，是踢球的“先天好脚”，我的脚和马拉多纳的一样。后来才弄明白，我搞错了，马拉多纳是脚背又宽又平，而我是脚掌，他是上面平，我是下面平，下面平不好，没有耐力，跑得慢。

这使我别扭了好一阵子，不过没关系，事在人为嘛。现在我和我们体育老师的关系特“铁”，每天下午，我都帮助他用水管浇足球场的草皮，老师答应，过一阵子，兴许让我到校足球队，当个替补什么的。

我很注意丰富自己，如果什么都不懂，还叫铁杆球迷？比如，我搜集了世界上许多足球明星的照片，贴在我房间的墙上，贴在本子上。还有足球队员的签名，国家队员的签名，我本子上已经有了五六个。当然，得到一个签名很难，有时候要厚脸皮。

我发现个子矮有时候也能占便宜，上次国际比赛，在体育场外面，大家挤成一团儿，我个子矮，哪儿挤得过他们啊。眼看没戏



了,那个大个子守门员居高临下,在人缝里发现了我,就说:“这小孩儿太辛苦,照顾照顾。”他单单给我签了名,虽然我听见后面有人嘲讽:“二等残废。”我知道,他们是没得到签名嫉妒我。

今天对我来讲,绝对是个大喜的日子,因为我弄到了一张球票:中国对韩国!

好家伙,弄到这张球票多不容易啊,我排了一宿队,排第一个。买票时还发生了一点儿麻烦,我的钱不够,最便宜的球票也要六十元一张,我明明记得带了六十元,怎么变成四十元了呢?

“买不买?不买到边上,别影响别人。”后面的人着急了,我被挤到一边。看着别人兴高采烈地拿着球票走,我都快哭出来了。

“这位小朋友,有一张差点儿位置的,你要不要?”售票窗口里一个男的说,刚才他一直站在女售票员旁边。他刚说完,女售票员就叫:“你别逗人家,哪儿有处理的票啊?”

“就是广告牌旁边放饮水桶的位置,那饮水桶不是挪开了吗?”

就这么着,我买了一张球票。一进球场,我才发现,这位置还真不错,紧挨着180元一张的看台,不就旁边多个广告牌么?没关系。

看球的装备我全带齐了:小喇叭、小旗子、一大瓶矿泉水。对了,还有一个望远镜。所有的看台上都坐满了人,甚至连人行通道也挤满了人。

球队还没上场,人们就开始喊,然后大声唱歌,这是铁杆球迷赛前的热身活动。先喊一通,练练嘴儿,以便能在比赛时情绪达到最高点。

比赛开始了!一看见我最崇拜的球星海子,我浑身上下热血沸腾,直着脖子,跟着旁边的人一起拼命喊:“海子——加油!海子——死磕!中国队——加油!中国队……死磕!”

这是一场很关键的比赛,中国队非“死磕”不可。开赛15分钟,国家队还真的摆出了一副死磕的架势,攻势如潮。我们也叫喊得惊天动地,掀起一个又一个人浪。

可惜只有15分钟,中国队就像被霜打蔫儿的茄子一样,一下子软了下来。球踢得别提多臭,一下子让对方来了个“黑色七分

钟”。七分钟内,让对方灌进了两个球!我们的大门似乎被“灌”傻了,于是球迷们开始叫骂。

应该骂,花了那么多钱,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,头天晚上就拿着小板凳到售票处门前守夜,没想到是来看这种臭球,让人心里真窝火。我们一起愤怒地叫喊:“下课!下课!臭大粪!臭大粪!”反正话都挺粗鲁的。

这场球也不知道怎么结束的,我只觉得,喊得脑袋瓜嗡嗡乱响,糊里糊涂地跟着拥挤的人群,先是往球场里面走,被拦住之后,又骂骂咧咧跟在别人屁股后面,退到球场外面。

这时候,骂人好像特别随便,大家都在乱发泄:“回家抱孩子去!”“大傻瓜蛋!”

一个汽水瓶飞来,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扔的,正砸在我的脑门上。幸亏是塑料的,才没被开瓢儿。走出体育场,我晕晕乎乎在马路边上坐了半天,稍稍清醒过来,猛然想起:糟了,刚才只顾乱闹,我把望远镜忘在看台的座位下了。

这望远镜是我向同学李同借的,这家伙一向小气,不是白借我,条件是我给他五块钱,说是租借,还振振有词地讲,这是他叔叔从俄罗斯买来的,折合人民币500多块钱,才收五元钱,算是便宜得很了。这回望远镜我给弄丢了,他还不讹我一头?

500多块钱对我来说绝不是小事,因为我只是个中学生,还从来没有一下子花过那么多钱。无论如何,我要把望远镜找回来。

我急匆匆地往回走,赶到体育场门口,看球的人已经完全散尽了,只有两个值班人员正准备把大门关上。他们也在唠唠叨叨地谈到这场球:“这场球踢得真叫臭!”

“没办法,阴盛阳衰。”

“你说给那些球员开那么多工资,一个个都是白吃饭。”

“中国人想称雄亚洲,唉,再等10年。”

看见我,他们都闭住了嘴。我说:“我的望远镜丢在球场的座位上了。”

“明天,明天到失物招领处问。”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干脆利索地说,一面要把铁门关上。



“那是我和同学借的，500多块钱呢！”我着急地说，“你还是让我进去看看吧！”

“那可不成。”年轻人用眼睛看着我说，“谁知道你进去干什么？上次输球，就有两个小伙子，悄悄溜进去，把办公室的玻璃全打碎了。越是输球，越要提高警惕，没办法，谁让他们踢得这么臭。”这家伙把气全撒在我身上了。

年老的也说：“今天这么晚了，你先回去，明天去失物招领处。不该丢的准能找到，要是该丢，着急也没用。”他们不由分说，把铁门锁上了，把我推到了大门外。

不行，无论如何我要进去找。不让走门，我就跳墙，这可是他们逼的。

天已经很黑了，球场周围没有了声音。两个小时以前，这里还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，连人行道都被汽车和自行车挤满了，这会儿却空荡荡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。

昏黄的路灯，照着体育场旁边的小路，照着体育场高高的围墙。我围着体育场转了一圈，才发现我的想法有些不妥，体育场的墙都很高，根本没有办法爬上去。

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，要是爬墙就能进去，大家都甭买球票了。

唉，怎么办？

二、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叹息

我漫无边际地绕着体育场转，转得腿肚子都抽筋了，不知不觉地走到北边的围墙根上。

我的脚踩着了一个翘起的圆铁盖子，好像是下水道的盖子，

没盖好。

我猛然想起,前几天,我排队买球票时,有两个工人在这儿修下水道。他们掀开了圆圆的铁盖儿,一个在下面,一个在上面,下水道好像挺深的,下面的矮胖子仰着脸和上面的人说话。当时我排队排得无聊,也站在旁边探头探脑地往下看。

矮胖子脸黑黑的,衣服袖子上沾了不少泥巴。他望着我,露出白白的牙齿,笑嘻嘻地说:“下来吗?从这儿直接可以进到体育场里,不用买球票,花那么多钱,那才是傻瓜呢。”

站在上面的工人咧咧嘴说:“你别瞎说,扰乱军心,刚才我看见两个卖假球票的,刚被警察带走。”

“不是瞎说,真能从这儿进去。”矮胖子煞有介事地对我说,“不过你可要保密,要是大家都从这里走,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”说着,他自己笑起来。

当时我没有理他,我认为他是拿我开心。现在,我脚踩着圆圆的井盖,心想:我为什么不试一试?也许真的可以从下面进到体育场里面。

我打量四周,长长的小柏油马路很安静,很少有人从这里经过。除去我,再没有一个人影,只有两边的路灯发出暗淡的灯光,冷冷清清地忽闪着。

我刚要往井盖旁边凑,忽然听到周围有声音,像是有人在窃窃私语。终于发现,就在靠墙的小树林里,有人呆在那里面。

我装作漫不经心地走过去,果然,一男一女坐在一个石凳上,靠得紧紧的。

有人看着,我就没有办法下去,必须赶他们走。于是我装作一个坏孩子的模样,晃悠悠地走着,嘴里哼着歌子。

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,走出20米,又硬着头皮,晃悠悠地走回来,嘴里还是胡乱哼哼。这一招果然很管用,我听见那个男的小声说:“真讨厌,咱们走吧。”

女的忙压低声音:“小声,别给他听见,给你一刀子,现在小流氓挺多的。”

他们俩站起来,肩并肩地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了。

现在我可以下去了。

我溜到地下水道旁边，试着用手搬开铁盖子，盖子很沉，但还是被我搬开了一道缝。

我伸进手指，把铁盖子移到一边，立刻闻到一股潮湿的气味，下面黑乎乎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我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手电，电筒很小，才两寸多长，比我的手指头稍微粗一点儿。我用手电筒向下照着，下水道确实很深，而下面很宽，好像真的有通道。

我忽然担心，万一我下去之后，有人把盖子盖上怎么办？唉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找回望远镜要紧，先下去再说！

我亮着手电筒，顺着下水道边上一格一格的小铁梯子，慢慢走下去。

我终于到了下水道的底部，果然，有一条通道通向南北两面，往北的方向是进到体育场里的。

我摸索着往北走，一股难闻的气味扑进鼻孔，还有哗哗的流水声，用电筒一照，下面是黑黑的污水，要想穿过通道，只有蹚水了。

我索性脱了鞋子和袜子，把裤腿儿向上挽挽，光着脚走。污水不算深，没到我的小腿肚子。四周黑漆漆的，只有我的手电筒昏暗的光。

手电筒在下水道里面的光亮和在地上面，好像有点儿不一样。也许是由于周围太暗的缘故，手电筒的光照得一点儿也不远，只能看清楚前面两三米远的地方，旁边是黑暗的水泥墙壁，再往前看，就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，脚下是哗啦哗啦的趟水声，除此之外，就是我微微的喘气声。

走了三十多米，应该到了体育场里面了。可是，从哪里上去呢？我放慢了速度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用手电筒照旁边的水泥墙。

前面有一个岔路口，脚下的污水好像也少了许多。到了岔路口，脚下的污水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，脚踩着硬硬的水泥地面。再往前走几步，前面一下子变宽了，我好像来到了一个竖井的下面，用手电筒往上照，头顶上面有个圆圆的铁盖子。

我心里一喜，只要爬上去，把铁盖子顶开，就可以进到体育场里了！

我把两只鞋的鞋带系在一起，挂在脖子上，把袜子塞进口袋里，现在，我可以上去了。

可是，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这儿的水泥墙壁上没有小铁梯子！

这里的四周都是光溜溜的水泥墙壁，没有一点儿可以攀登的地方，我的个子又不高，踮起脚来，伸手也够不到顶。白辛苦了半天，懊丧的心情可想而知，我忍不住长叹一口气。

这时，我听到了一声叹息。大概是我叹息的回声吧？正这么想着，我又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就在我的身后！

我吓了一跳，这儿怎么可能有人？

一定是我的幻听！

我回过头去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
又传来一声叹息，还夹杂着含糊不清的呓语，好像有人在低声埋怨：“我怎么就系不好呢？怎么又乱了……”

这回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肯定有人在讲话。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吧？我们起脸，侧着耳朵使劲听，不，不是从上面，的确确是从我身后传来的，一个低低的男孩儿的声音：“我怎么就系不上？都乱成一团儿了。”

我的脊背一阵发凉！下面除了我，真的还有人，就在我身后的管道里！

可是我刚从那里过来，什么也没发现呀。难道有人也跟在我的后面，从那个下水道口进来了？

很有可能，刚才我下来时，没有盖上铁盖子。

我紧张地屏住呼吸，转过身，用手电筒照着往回走。没走出两步，就在我刚才拐弯的地方，我看见了亮光，一种若有若无的、暗蓝的亮光。

可是刚才我经过那里时，那里可是漆黑一团。

我关闭了手电筒，周围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。可是前面还有亮光，暗蓝色的光忽闪着，好像比刚才还亮了一点儿。

我惊愕极了，仿佛呼吸都停止了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迈了两步，到了拐弯处，我探头向另一边张望。

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：前面的水泥墙壁边上，竟然有一个亮着灯的玻璃电话亭！

不，比电话亭还要矮一些，还要长一些，靠在墙边上。电话亭里亮着一盏暗蓝色的灯，灯上好像落满了灰尘，放射着幽幽的暗蓝色的光，就像蜡烛燃着的火焰。

房子里还有人！

玻璃小房子里，晃动着一个人影，仔细看，是一个男孩，正坐在灯下背对着我，弯腰在干着什么。含糊不清的叹息声，正是从他嘴里发出来：“真该死，我怎么就系不上？都缠在一起了！”他又在低低地叹息，叹息里带着悲哀和焦急。

他是从哪里来的？而且来得这么突然？

我不安地打量着他，只能看见他的背，看不见他的脸。他穿的好像是足球运动员的服装，像是黑红条的运动服，又像蓝白条运动衫，灯光太暗，看不清楚。我记得黑红条的足球衫是国际米兰队的队服，蓝白条的足球衫是阿根廷的队服。

看样子，他是个足球运动员，至少是个超级球迷。我突然觉得，他肯定是超级足球迷，足球运动员不会待在这脏兮兮的下水道里，也许他和我一样，是从地下水道溜进足球场，而且很可能不止一次地走下水道，你看，他都在这儿放了个小房子，安了个临时的家了。

这样一想，我心里就踏实一些了。

“喂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我小声地向着房子喊。男孩哆嗦了一下，停止了嘟囔，却没有转过身来，像一个泥塑木雕愣愣地定在那里。

空气死一般的沉寂，大概我把他给吓住了。我连忙打亮手电筒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也是从上面下来的。”

他慢慢地转过身来，用双手遮住脸，不安地说：“你的手电筒光太强，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了，你最好把它关掉。”

我关闭了手电筒，小屋子里的灯光暗蓝暗蓝的，虽然柔和多了，但是我总觉得这光怪了一点儿，我看不清他的脸。



“你可以进来。”他打开了电话亭的门。

“这么小的房子？”

“你进来就知道了，一点儿也不小。”他打开了玻璃门。

他长得很英俊，浓密的头发黑黑的，眼睛也很大，只是脸太白了，惨白惨白的。也许由于暗蓝灯光照射的缘故，他的手臂也是惨白惨白的，没有一点血色。他的年龄好像比我大一些，但顶多十七八岁。

我问他：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在系鞋带。”他脸上带着苦恼，“这鞋子真邪门儿，两根鞋带连在一起了，我怎么也解不开，我没有办法去踢球。”

“灯光太暗了。”我抬眼看头顶上暗蓝色的小灯泡，同情地说，“我这里手电筒，我来帮你解。”

房间很矮，我得低头弯腰才能钻进去。不知为什么，一进到房间里，感到这里面特别冷，温度要比外面低好几度。我不由自主地嘟囔了一句：“这里面怎么这样冷？”

“可能是玻璃太凉了，不过我老待在里面，已经习惯了。”他低声说。

奇怪，他怎么说自己老呆在这里？我产生了一丝疑惑，但很快就又想通了，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每天都到这里来吧？

很有可能。踢足球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球场。我们学校只有一个两百米跑道围着的操场，为了争夺场地，我们常常中午放学留下两个同学不回家，占着操场，以便在下午上课前踢一个小时足球。至于正规的足球场，想都甭想。

体育场里面的这个球场是国际标准的，草皮从国外进口，不是大的比赛，专业运动员都不能随便到场里去踢球，所以只要能偷偷进去踢球，哪怕是在半夜里，钻臭烘烘的地下水道，也值。

我问他：“你天天都从这地下水道钻到体育场里面去踢球？”

他点点头，又含糊地说：“可是我这鞋带老解不开，穿不上鞋，没有办法去踢球。”

“你连鞋带都解不开？我来看看。”我想，这个人真有点儿笨。

我伸出手去，他不声不响把鞋递给了我。我打开手电筒，一束

亮光照射在足球鞋上，我眼皮不由得一跳：哇！好棒的足球鞋！

这是一双很漂亮的足球鞋，我见过这样的鞋，由白蓝两种彩色的条块儿拼成，鞋子的皮面很光滑，也很柔软。我和同学一起逛体育用品商店时，在货架上看到过这种进口的足球鞋，标价是800元。我只看了两眼，还没来得及动，售货员就上来说：“买不买？不买别乱动。”他瞧不起人，知道我买不起。

我用电筒照着鞋带，鞋带一点儿也不乱，只松松地系了两个扣，没怎么费劲儿，就把扣子解开了。真奇怪，这样容易的事，竟然把他难住了？

我把鞋子递给他，说：“你穿上吧。”

“谢谢你了，你的手真灵。”他感激地说。

我说：“不是我手灵，是你的手笨。”

“是的，我的手是够笨的。”他连连点头，一面把鞋子穿上。

“这屋子里面太冷，就像在冰窖里，呆的时间长了，可容易得关节炎，咱们赶快出去吧。”我哆嗦了一下，转身钻出来小房，他也跟在我后面钻了出来。我说：“咱们该上去了。”

“到上面的足球场上去？”他睁大眼睛望着我。

“对呀，你不是每次都从这里上去么？”

“啊……是这样。”他含糊地说。

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：“这边出口的水泥墙壁上没有小铁梯子，你一个人怎么能上得去呢？”

他愣了一下说：“有个小木梯子呀，就靠在水泥墙边上，昨天我还上去了呢。”

“是吗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咱们再去找找。”

我和他来到了下水道的出口，用手电筒照了一圈，连个梯子影也没见着。

“一定是让他们拿走了。”他仰脸望着上面，沮丧地说。

我说：“大概是体育场里的人发现了这儿的秘密，以后再从此儿上去踢球可不行了。”

他摇摇头说：“不会，他们没有发现。”

仔细一想，我觉得他说的也对，要是真的让人发现了，他那破



璃小房子，也得让人给搬走了。

“上不去，太高了。”他仰着脸望着上面的井盖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上不去？俩大活人，还能让尿憋死？”我不以为然地说，猛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“我有办法了，你有绳子么？”

“有，我那小屋里有不少东西呢。”他跑回小屋子，拿来了一条宽布带子。

“你先踩着我的肩膀上去，把盖子推开，你爬上去以后，再把带子垂下来，拉我上去。”

我讲出了自己的计划，然后蹲下来，示意他踩着我的肩膀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脚踩上来了，用手扶着旁边的水泥墙壁。为了防止他摔倒，我用手抓住他的脚腕。

他的脚腕怎么那样凉？冷得就像是冰。我忍不住说：“你的脚真凉。”

“你来之前，我已经在小房子里呆了一段时间了。”他低声说。

“你扶好了，我要站起来了。”我说着，慢慢地直起腰。

他的身体很轻，我毫不费力，肩膀上就好像没有压什么东西。我诧异地问：“你的身体真轻，就像没有重量。”

“上面墙壁上有两个铁钩子，我怕压坏了你，用手使劲拉着钩子呢。”

“你摸到铁盖子了？”

“摸到了。”

“用手使劲往上推。”

“我推不动，你得帮我使点儿劲儿。”他低着头看着我。

真是可笑，我在下面，怎么能够使得上劲儿？我一面心里埋怨他是傻瓜，一面把肩膀往上一挺。

“推开了！”他欢喜地叫了一声。

一股清新的气流冲了进来，我看到了头顶上深蓝的夜空。我说：“你先上去。”

“咱俩一块上去，现在铁盖子打开了，上去很容易，你只要抓住我的脚就可以了。”

真是胡说，两个人能一起上去？我刚要开口说话，突然感觉肩

膀上的两只脚要飘起来，我连忙一把抓住。

简直难以相信，我的身体竟然被他的脚带起来了，一下子带出了高高的洞口！

我吃惊得张大了嘴，他怎么突然有了这样大的力气？而且速度这样快捷？他刚才是不是故意装傻，逗我玩？

很有可能，像他这样能想出从下水道钻进球场的聪明人，不会自己解鞋带？会没力气推开铁盖子？

他一定是在故意戏弄我。

三、他踢出一个奇怪的香蕉球

我坐在下水道的铁盖子旁边，昏头昏脑地四下张望。

我们果然到了体育场里面，我前面二十米远的地方就是足球场。

哈，我是第一次到了足球场里面，而且是国际标准的足球场。我两手按在球场草地上，柔软的绿草，摸起来非常舒服，听说这种绿草是专门从国外进口的，很昂贵，不是正式比赛，就连足球队员也不能随便到场内来踢球。

我真想站起来，在碧绿的草地上痛痛快快地翻几个跟头。忽然，我听到旁边有低低的哭泣声，是一种喜极而泣的哭声。

和我一起上来的穿九号球衣的少年，竟然跪在草地上，弯下腰来，把脸贴在草皮上，激动地哭起来。他浑身颤抖，嘴里嘟囔：“我终于上来，我又看到球场了，我又可以踢球了……”

太激动了吧？至于吗？就好像这辈子没有踢过球似的。我根本不以为然，虽然我也算是铁杆球迷，也是第一次进到这球场里，可

我也没这么激动啊，我顶多想在球场上翻几个跟头。像他这样激动得流眼泪，是不是有点儿夸张了？

我忙说：“别哭啊，哥们儿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”

“我没有哭，我的眼睛里好像进了沙子。”他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用不用我帮你看看？”我问。

“不用不用，已经好了。”

我突然想起，净顾着和他说话，差点儿把最重要的事情忘记了，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回望远镜的。

我匆匆地爬起来，说了一声：“我去找望远镜！”

18号看台离这里挺远的，在足球场的另一边，这回我可以直接从球场上过去。脚踩着草皮，那感觉特别舒服，这儿的草皮别处没法比，更甭提我们学校的球场了。我们学校的球场全是硬硬的黄土，你要是来个带球动作，一跑一串烟儿，要是来个铲球动作，虽然隔着裤子，屁股也会被蹭得很疼。

我故意放慢速度，装做脚下有球的样子，一脚一脚地往前带，到了场边，从运动员入场的地方，跑上了看台。

真是侥幸，我的望远镜居然没有丢！它静静地躺在座位下面的缝隙里，一定是我看比赛时，和周围的人一起做“人浪”动作，把望远镜掀到了座位下面。也不知道摔坏了没有，我担心地把望远镜举到眼前，试着往前看。

球场显得那么安静，那么宽阔，场内的灯都熄了，天空是蓝蓝的，金黄色的月亮像是嵌在暗蓝的天幕上的一面圆镜子，月光从空中洒下来，洒在球场上，球场上的草皮变成了暗绿色，就像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。

我又把望远镜移向对面的球门，忽然，我看到了一种奇怪的景象——

球门前的草地上，飘浮着一层乳白色的雾，穿九号球衣的少年在草地上踢球，他的动作是那樣的优美、快捷，一个足球在他脚下旋转着，贴着他的身体蹦跳，撞着他的胸脯，又在他的头部轻颠，然后被颠回到了脚尖。

他在草地上轻轻地跑着，那球竟像是粘在了他身上，环绕着